



仙
生
龍
寶
典

台灣·慕容美著
(下冊)

44.56
MRM
:3

台湾·慕容美著 下册

金
龙
宝
典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72号

金龙宝典(上、中、下)

台湾 慕容美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)

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8.375印张 5插页 610千字

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*

ISBN 7-5059-1853-2/I·1284 定价: 17.30元

第二十七章 慑魄迷魂

将近午牌时分，来到一座大镇甸。

五荤弥陀领先行入镇甸，道：“咱们就在这儿打尖，顺便打听点消息。”

这座镇甸地当南北要道，行旅进食落店必经之地，比天马集还要热闹得多，大街上酒楼饭馆林立，空气中充满着酒香菜香，正是该打尖进食的时候了。

在踏入“鸿宾楼”酒菜馆的门口，五荤弥陀在那盛装废物的竹筐里，拣了一只破碗和一双断筷，拿到门口的一个角落，把破碗的碗口覆盖在地上，一双断筷插在那破碗的缺口里。一切弄妥，这才同众人进入酒馆，登上二楼雅座。叫过酒菜之后，胜灵光开口道：“闲兄，你在门口弄些什么玄虚？”

五荤弥陀笑道：“没什么，我要请一位花子哥来问问消息？”

胜文光“哦”了一声，诧异问道：“贵堡和丐帮联手了？”

五荤弥陀点头道：“不但敝堡和丐帮联手了手，敝堡公孙堡主并且正和八大门派协议，在最近就要召开大会，商量铲除金龙宫的大计。”

胜灵光道：“既有如此盛举，在下这就立即禀明家父，倾敝堡之力来参加，不知贵堡是否欢迎？”

五荤弥陀正色道：“‘金龙宫’乃武林公敌，凡是同仇，敝

堡无不欢迎之理，若能得贵堡参加，当然使大会增光不浅。”

胜灵光遂吩咐店小二取来纸笔，将这两天的经过详细写下，并建议参加八大门派召开的大会，共同对付尚文烈，写完封签妥善，交与两名武师，命他们饭后立刻动身赶返胜家堡，呈与胜老堡主。

店小二送上酒菜，众人匆匆进食，饭罢，会账下楼，众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朝先前五荤弥陀摆破碗的角落望去。只见一名须发俱白，鹑衣百结的老丐，蹲在那角落里，老眼微阖，身旁靠着一根打狗棒，双手捧着那只破碗，似乎是睡着了。

五荤弥陀行过去，掏出三枚小钱“叮，叮，叮，”分三次投入那只破碗里。

那名老丐老眼微张，望了五荤弥陀一眼，又垂下了眼皮。

五荤弥陀笑了笑，又掏出六枚小钱，“叮叮叮叮……”连续投入破碗里。

那名老丐连眼皮也不抬，口中低声道：“东横街，三官庙。”

五荤弥陀也不开口，转身行回来，对众人一使眼色，领先行去。胜灵光等人随后而行，走没多远，一转弯就是东首的横街，穿出去田野在望，那三官庙就在镇甸边沿。

众人刚一踏入庙门，忽见那名老丐笑嘻嘻地从庙里迎了出来，领了众人折入左廊房，朝地上一指，笑道：“这里比较干净，各位请坐，休嫌简慢。”

众人道谢，席地而坐，老丐盘膝坐下，庄容道：“老要饭梁松，奉派在此地管理那些小花子们，请教诸位贵姓，摆出

紧急联络信号，不知有什么事需敝帮效劳？”

五荤弥陀“啊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是名扬黄河两岸的‘皓首拘魂’梁前辈，请恕失敬之罪。”

梁松笑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彼此素无渊源，怎敢当这‘前辈’两字！”

五荤弥陀便将众人姓名来历，一一说了，然后又把昨夜在天马集附近，那胡大爷庄院里发生的事情简单叙述完毕，诚恳地道：“在下曾奉敝堡主谕示，说已同贵帮互结联盟，今后可凭联络信号，随时随地向贵帮请求协助，此事大概前辈已经得到通知了吧？”

梁松道：“联盟之事，已于上旬传示下来，闵师父如何打算，不妨说出来，敝帮自当尽力相助。”

五荤弥陀道：“事情很简单，请前辈吩咐贵帮弟子协助打听一下有没有这么一辆大车从镇上经过，最好能查知是往何处去？车上载的什么人？”

梁松笑道：“不成问题，请诸位就在此地稍候片刻，老要饭的去吩咐他们一声。”说完，起身匆匆出庙而去。不多一会就兴匆匆赶回来，一进门就笑道：“诸位运气不错，老要饭的出去一问就问着了，不错在天刚亮后不久，的确有一辆四马拖挽的四轮大车从镇中经过并未停留，直往北驶去，但因车篷盖得十分严密，是以看不清楚车里载的是什么，只看到那车辕上坐的是两名彪形黑衣大汉而已。”

五荤弥陀起身告辞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就不会错了，事不宜迟，在下等这就告辞赶路了，前辈相助之德，容图后报。”

胜灵光等人也纷纷起身，行礼谢过老花子，一同离开三官庙一踏上官道，洒开大步，望北进发……

那“皓首拘魂”梁松老花子望得五荤弥陀等人去远，忽然冷笑了一声，转头朝庙里唤道：“许总管请出来吧，小辈们已经走了！”

随着话声，从庙里走出一人，手摇摺扇，赫然是那胡大爷手下的文案管事许智高，他含笑一竖拇指道：“梁前辈果然有两手，在下这就回去禀报敝上。”

梁松冷然道：“不敢当，还有那一半希望许总管快些派人送来，因为那群蠢猪还没有去远呢……”

许智高笑道：“当然当然，在下回去之后，马上就派人送来，绝不会耽误时间的。”言罢，双手抱拳，深深一揖，道：“多承款待，再见！”

梁松老花子方自一摆手，“再见”两字还未出口，突听“咔”的一响，从许智高手中的摺扇上，闪电般射出一缕蓝光，“嚓”的一闪，已射入他的咽喉！

这一突然的变化，使得老花子连躲闪的机会都没有，他口中只惊叫了一声：“你……”整个人就砰然倒在地上，寂然不动。许智高一阵得意的“嘿嘿”怪笑，蹲下去伸手在老花子怀里一阵乱掏，掏出一个两寸大小的锦盒，打开盖子看了一眼，纳入自己怀中，站起身来，冷笑道：“凭你这身穷骨头，也配享受这宝贝，如今可便宜了我，嘿嘿！你只好到阴间去享受了！”

说完，又踢了老花子一脚，展开身形，竟自越过田野，朝南飞掠而去。

那蜷伏地上的花子身躯突然蠕动了一下，跟着便吃力地手足并用，一寸一寸的挣扎着往庙里爬去，爬了半天才爬到神龛前面，又喘息了一会，才颤抖着伸手在香炉底下摸出一

面巴掌大的木牌，拔了几根烧过的残香脚，利用上面的炭烬，抖索着在木牌上写了些字，然后奋力将木牌向神龛右角的一具小铜磬上掷去……

“咣”！小铜磬发出一声清响，老花子眼皮一搭，颓然滑落地上，这才真的寂然不动了。

在天马集北面的官道上，蹄声如雷，尘头大起，六匹健马并作两行，廿四只铁蹄前后翻飞，加急疾驰。六名骑士，只有最前面靠右首那匹黄骠马上是一位长髯垂胸的老者之外，余下五名全是青色劲装大汉！紧靠着长髯老者的，赫然竟是奉了胜灵光之命，回胜家堡报信的两名武师之一。远处，从田野里跃出一条人影，踏上了官道，随即折向南下，洒开大步，飞奔而来……眨眼之间，这一群人马和那赶路之人就已接近到三四丈远。

“咦！”长髯老者旁边的那名武师一声诧异，随即大喝道：“那位赶路的朋友站住。”

那人闻声一愣，脚下不由一慢，六名骑士已陡地一字散开，一勒僵绳，停在官道当中。

这条官道虽然足有三丈宽阔，但六匹健马散开一拦恰好将路面堵住了，那人只好停了下来，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诸位莫非想拦路打劫？”

那名出声喝叫的武师也不理睬，在马上侧顾那长髯老者，恭敬的道：“稟总管，昨晚上攻击咱们然后钻地道逃掉的，就有这厮在内，他为何不往北去，反朝南下，请总管明察。”

原来，那人正是出手暗算了老花子，匆匆逃走的许智

高，他乍听这大汉如此一说，不由暗叫不妙，眼珠儿四下乱转，要打主意脱身……

长髯老者飘身下马，含笑道：“阁下最好不要打什么主意，乖乖的答复老夫几句话，包你朋友不会吃亏，否则的话……”话声一顿，脸色一板，冷冷哼了一声，道：“休怪老夫不给面子。”

许智高知无法脱身，只好把心一横，冷然道：“你朋友是哪条道上的？找我许某人有什么话说？”

长髯老者又恢复了笑容，道：“老夫莫天翔，人称‘生死判’，现任胜家堡总管，拦住了阁下，是想请问一下敝堡主的千金，胜小姐的下落，请阁下坦诚告知。”

许智高眼珠一转，道：“实不相瞒，许某人昨夜里的确曾出手参与攻袭贵堡胜大公子，但后来发生变故，敝庄一败涂地，我当时只顾逃命要紧，不知道敝上把胜小姐带到哪里去了。”

那名武师瞪目大喝道：“放屁！明明是你同那老贼一道逃走的，嘿，你倒推得干净！”身子一侧，躬身道：“禀总管，这厮……”

莫天翔一摆手不让大汉说下去，含笑道：“朋友高姓大名，在贵庄手下担任什么职务？”

许智高道：“在下许智高，乃江湖小卒，说来惭愧，在下只不过是一名护院打手而已。”

莫天翔冷冷一笑，道：“许朋友的大名，老夫似乎很生疏，但以阁下方才赶路的步法和这身衣服看来，恐怕不只是一名打手吧！”

许智高苦笑道：“许某人说的句句实话，尊驾既不相信，

也是无可奈何之事！”

莫天翔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好吧，就算阁下是一名打手，那咱们就打一架，看看你的本领，够不够打手的资格！”言罢，掉头喝道：“王忠！你出去瞧瞧这位许打手的本事怎样！”

一名中年大汉应声从坐骑上一蹬踏蹬，“刷”地飞落许智高面前，抽出背后的雁翎刀，冷冷道：“姓许的亮兵刃，咱们玩玩。”

许智高笑道：“在下这点三脚猫工夫，怎敢奉陪，请兄台……”

中年大汉大喝一声：“少废话，看刀。”寒光一闪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，朝许智高当头劈下！

须知，万事都可以装假，只有要命的事情是万万不能装假的，许智高眼看刀锋下落，怎肯拿老命来开玩笑，当下，身形一闪，避让开去。

中年大汉喝了声：“好身法。”一拧腕，刀光宛似泼水，“横扫千军”，带起一股劲风，斜落横劈而出。

许智高一挫腰，身形倏然退后三尺！

中年大汉“嘿”了一声，铁腕一顿，跨步欺身，挺刀直进，火辣辣地一招“直捣黄龙”，照准许智高心窝猛搦！

许智高身形暴起，倒掠寻丈，一拧腰，竟然飞纵落在田野地里，撒腿就跑……

中年大汉一声冷喝：“哪里走！打！”左手一抬，三点寒星电射而出，划空生啸，成品字形疾朝许智高下盘打去。

许智高双脚刚刚落在田野地上，耳听暗器破空之声，哪还敢再逃，忙不迭双臂一振，斜掠而起……

他身形方自飞起，耳听那中年大汉狂笑道：“好身法，打

……”

目光瞥处，数十点寒星像雨点一般，分从上下左右电射而至。

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任凭身法多好多快，根本就无法闪躲得开，许智高不由急怒交迸，一声厉啸，一抖衣袖，铁骨摺扇滑入掌中，刷地展开，顿时凌空涌起一座扇山。

“噗噗啪啪”之声连珠暴响，那数十点寒星打在扇山上面，登时四下纷飞，尽数震落在地上。

许智高也跟着足踏实地，虽然没有受伤，但已额角冒汗，胸前起伏，呼吸有些不平衡了。

莫天翔“呵呵”一笑，道：“大名顶顶的追魂扇言人午，怎地替人家当起打手来了？岂不是大失身份！”笑容一敛，冷冷招手道：“阁下不用装下去了，快过来咱们好好谈谈。”

许智高冷哼一声，道：“言某人身份已露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没有什么可谈的！”

莫天翔笑道：“就凭你言老弟改名换姓这一点上，可谈的事情就不少，老夫劝你还是喝这杯敬酒的好。”

许智高冷冷道：“别人怕你‘生死判’，我言某人可不怕你！”

莫天翔神色一冷，道：“好！老夫倒要看看，你这把破扇子有什么门道。”

那位叫王忠的武师躬身拦住道：“总管何必跟这厮一般见识，还是让属下收拾他就是了。”

莫天翔摆手道：“王师傅休看他刚才光躲闪不还手就以为他没什么料，其实他的鬼门道真不少，还是老夫亲自下手比较好。”

王忠仍是不死心地说：“刚才属下是奉总管之命收拾这厮，还没有现出真章，等于属下尚未达成命令，所以……”

莫天翔摇手截住，沉声道：“你再三请令出手，勇气固然十分可嘉，但老夫可不准你坏了咱们胜家的名头，去吧！”

王师傅躬身应了声：“属下省得！”拧身一跃，落在田野地里，面对许智高，左手抱着雁翎刀，右手一搭刀把，沉声道：“言朋友请！”

许智高双拳一抱，冷冷道：“玩命的事，阁下不必客气！”

王师傅喝一声：“好！”刀交右手，挽起一个刀花，进步欺身，右手一扬，一招“力劈华山”，朝许智高当头劈下！

这位王姓武师适才一连三刀没将对方劈倒，确是不大服气，所以这第二度动手第一招就是外甥打灯笼照旧！

许智高眼觑刀锋落下，也是如法泡制，身形往左侧一闪，让过刀锋右手一抬，铁骨摺扇却疾逾闪电地斜截敲出！

“噗”的一声脆响！王姓武师持刀的右腕登时挨了一下，直痛得他“哎”了一声！不由自主地五指一松！

“咣”的一响，雕翎刀脱手跌地上！

许智高一招得手，更不停顿，上步欺身，右腕一抖，“唰”地铁骨摺扇乍开，仿佛一片乌光，电也似地朝对方脖子上削去！

王姓武师单刀脱手，心中已知不妙，忙不迭纵身倒掠而出，哪知他应变不可谓不快，但对方比他更快，他身形方自一仰，一片森寒之气已掠过胸膛！

他当时顿觉胸口一凉，身形后纵之势却未停顿，凌空倒飞出去一丈多远，方始沉身落地，脚尖才一触地面，全身突然像气球泄了气一般，半点力气都提不起来，他低头一看，

脸上的血色顿时完全褪了个干净，比纸还白！

“啊！”他禁不住一声惨呼，“砰”然一声，仰跌地上，略为抽搐了一下，便寂然不动，胸口处一片殷红，血染透了半边身子！

许智高一扇划开了对方的胸膛，方自收招冷笑，眼前人影乱晃，四名胜家堡的武师已纵将过来，把他围住了！

莫天翔也自缓步走下田野地来，一脸冷冽之色。

许智高仰面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闻名天下的胜家堡，竟是以多为胜之徒，许某人算是领教了！”

那名指认许智高的武师咬牙切齿道：“王八蛋！你今天落了单就这样讲，昨晚上你和那老贼不也是以多为胜？”话声微顿，扫了同伴们一眼，厉声喝道：“弟兄们快一齐动手，把这厮宰了，替王三哥报仇！”

另外三名大汉被许智高说的有些不好意思动手群殴，但听了这几句话一扇，顿觉大有道理，齐齐喝了一声：“对！大家上！”

许智高冷笑连声，道：“诸位尽管上，许某人今天要单枪匹马，瞧瞧胜家堡群殴的本事有什么名震江湖之处！”

话声一落，铁骨摺扇“刷”地展开平举胸前，全神凝注四名大汉。

那四名胜家堡武师也齐举兵刃，移动脚步，围着许智高缓缓转变位置，八道冷厉眼神，紧紧罩定对方，等候机会，合力进击……

陡地一声冷叱：“住手！”那莫天翔已缓步行来，喝令手下停止行动。

四名武师闻声，身形一顿，各对兵刃往怀中一抱，肃立

当地。

许智高“嘿嘿”冷笑道：“大总管是否也要参加一份？不用客气，许某人照样接下了！”

莫天翔行入场中，睨视着许智高，晒然道：“收拾你这小辈，也用得着人多，老夫一伸手，管教你跪地告饶！”话声一顿，侧顾一名武师道：“张师傅，你去把老夫兵刃拿来！”

张姓武师躬身应了声：“是”，快步朝马匹处跑去。

许智高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大总管的大话不要说的太早，说不定阁下判不了我许某人的生死，反被我这把‘追魂扇’把魂给追掉了！”

说话之间，那张姓武师已将莫天翔的兵刃取来，双手呈上，原来是一根巨型的判官笔！

普通一般的判官笔，都是一尺八寸左右，而莫天翔所用的这一根，竟长达二尺五寸，粗如鸡卵，笔头特大，同真正的毛笔一般，垂着一丛尺许长的银丝，形式十分古怪。

莫天翔伸手拿过兵刃，振腕一抖，那一大丛银丝“沙”的散开，露出了藏在里面的尖锐笔头，冷冷道：“言朋友看清了，老夫这兵刃名为‘生死判官笔’，老夫要你生，就用这银丝拂你的穴道，如果你想死，那就很简单，你注意着就是了！”

许智高冷然道：“大总管的好意，许某人心领了，有什么绝招，尽管施展，让许某人见识见识！”

莫天翔冷哼一声，目光左右一扫，沉声道：“你们退后一些，不准旁人乱闯进来！”

四名武师躬身领命，霍地散开，守住了四面方位。

莫天翔左手握笔，朝怀中一抱，右手当胸一立，目注许

智高，冷然道：“言朋友请！”

许智高冷嘿一声，道：“许某人有僭了，大总管请接招！”

话声一落，铁骨摺扇霍地一合，右手一抬，上步欺身，电也似地疾然点出，直取对方胸前“七坎”大穴！

莫天翔面露冷笑，屹立不动，等到那柄铁骨摺扇将近胸前，这才身形微闪，左手一振，冷叱一声：“撒手！”

生死判官笔疾逾闪电，往下一压，一搭，笔端的银丝宛似灵蛇，迅快绝伦地朝铁骨摺扇卷去！

许智高右腕一沉，铁骨摺扇一吐即收，脱离开那千百条银丝所化的灵蛇，扇随身转，“刷”地展开，一溜乌光，由下而上，反削莫天翔的左肘！同时冷笑道：“你才要撒手！”

莫天翔大喝一声：“好手法！”右脚跟一旋，身形倏转，判官笔迅疾交到右手，一招“月落星沉”连扫带砸地朝下一落！

笔沉力猛，劲道千钧，许智高怎敢拿铁骨摺扇硬碰，当下一拧腕，撒招换式，身形快如行云流水，展开一轮快攻。

莫天翔“嘿嘿”冷笑，身形缓缓转动，目光注定许智高的身影，手中判官笔接招化招，丝毫不浪费精力，口中冷冷道：“你有多少压箱底的本领，只管掏出来，老夫好教你输得心服口服。”

许智高一口气攻了十几招，兀自攻不进对方的防守圈子，不由心头暗凛，恶念顿生，手下一紧，铁骨扇乍开乍阖，削，砍，点，戳，敲，又是一阵快攻，较先前出手更快，更狠，更辣，也更险！

兵刃上，讲究的是一寸短，一寸险，他这一轮险着迭施，骤见那缕缕乌光，犹如水银泻地，无孔不入！

莫天翔神色一凛，赶快收起那讥嘲的面孔，挥舞起特制的判官笔，在身前身后，左右四方布下一幢光幕，守得严如铜墙铁壁……

好一场生死的搏斗！

官道的北边，远远尘头大起，蹄声如雷，隐约可见一彪人马，疾骑南下……

此际在田野地里相搏之人正完全进入高潮，只听得呼呼风响，仅仅见得到交缠在一起的两团光影，地上周围两三丈以内，野草砂石纷飞，卷上半空中！

如雷的蹄声渐近，已可看得清楚，这彪人马共有一十二骑，马上骑士一式劲装疾服，背上腰间，全都带有兵刃，鞍桥两侧，左挂弓袋，右悬箭壶，看样子，极似是来自塞外的健儿。

这时候，这批骑士们大概已发现田野地里有人在搏斗，都不由放松了缰绳，奔驰的速度，顿时缓慢了下来。

也就在这时候，斗场中，响起了许智高的一声冷叱：“着！”

砂灰光影里，仿佛乌芒一闪！

“哎！”莫天翔惊呼了半声，陡地大喝：“无耻鼠辈，纳命。”

判官笔光华大盛，一振一绞！“啪”的一声爆响，刹时群声俱寂，光影倏敛！

砂灰渐渐落下，现出莫天翔高大身形，他左手按住右肩外侧，指缝间隐隐有血迹渗出，右手直伸，那根二尺五寸的特大判官笔，稳若泰山一般，锋锐的笔尖，正停在离许智高的咽喉三分之一处！

那许智高右手握着半开的铁骨摺扇，已被荡出偏门，左手似乎想拍击对方那一根判官笔，却又够不上部位的情景，停在半途中，一双眼睛瞪得好圆，死死盯住那一点锋锐的笔尖，双唇微绽却又呼不出声来！

他，整个人似是一下子僵住了！

就在这一切突然静下来的刹那，官道口却突然有人“咦”的一声诧异，那“得得”的蹄声也突然停住了！

莫天翔侧目瞥了那一批骑士一眼，立即将目光移注许智高，道：“阁下最好丢了手中的破扇子，乖乖的说出敝堡主千金的下落，老夫就给你一个痛快！”

许智高冷笑一声，神色不变地说道：“大总管有什么狠劲尽可施展，休想从许某人口中得到半点消息。”

莫天翔怒道：“阁下如再倔强，老夫教你死活两难，你休以为老夫作不出来那些酷刑是吗？”

许智高不屑地撇撇嘴，道：“光说有什么用，有种的就动手好了！”

莫天翔气得吹胡瞪眼，厉声大喝道：“来！把这厮捆上，带到那边树林里让老夫好好收拾他！”

两名武师应了一声，快步走过来就要动手……

陡地一声大喝：“且慢！”一条人影，纵落场中！

莫天翔乍听喝声入耳，已摆手止住了正要动手的两名武师，同时目光稍稍移动，见来人生得豹头环眼，大胳膊胡子，身高八尺开外，一袭蓝缎劲装，雄伟非凡！

他不认得此人，但许智高却是心中打鼓，暗呼不妙，当真是冤家路窄，不是仇人不聚头了！

这名彪形大汉，赫然是被许智高废了一条右臂的“巨灵